

长篇历史小说

武

Wu
Ze Tian

则

天

◆ 娇嫩美艳的情人

◆ 心如蛇蝎的母亲

◆ 淫荡滔天的浪妇

◆ 开明圣贤的女皇

武则天

唐浩明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则天 / 唐浩明著. ——中国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4. 3

ISBN7—5022—2318—8

I. 武… II. 唐… III. 武则天——传记 IV. K827=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78788号

书 名 武则天

著 者 唐浩明

出 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(100034 北京兆成印刷厂)

发 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传 真 (010)66174391

E—mail Btsfxb@publicf. nlc. gov. 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毫米 1 / 32

印 张 25

字 数 878(千字)

版 次 2004年3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—5203—1743—1 / K · 324

定 价 29. 80元

目 录

第一章 天生贵胄..... 1

盼儿子盼红了眼的武家又生了一个女孩儿，顿时，阖府上下阴云笼罩，哀怨连连……哪承想，这个女孩儿天生贵相，心高志远，想方设法一步步迈进了皇宫，迈上了大唐天子李世民的龙床……

第二章 削发为尼..... 40

后宫粉黛三千的李世民，尽管临幸了武则天几回，可也没觉出这个模样俊美的才人有什么过人之处……一向心比天高的武则天见不能在老迈的皇上那里看到希望，转而便向温文尔雅的太子李治敞开了胸怀……入寺为尼也没能湮灭她的勃勃野心……晨钟暮鼓中，她又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皇宫……

第三章 计返皇宫..... 80

天下太平的日子让皇帝李治春风满面，在宫里有美丽的萧淑妃夜夜侍寝，在宫外，有柔情似水的武媚情深意切，李治越发觉得心神畅然……，孤守中宫的王皇后只看见了皇上独守萧妃，不由嫉火中烧，她灵机一动，迎武媚回宫，以扭转萧妃独承雨露……王皇后盯着眼前这位风华绝代的武昭仪，心中忐忑，该不会赶走了狼，又迎来了虎吧……

第四章 渐露峥嵘..... 120

皇上眼里的武则天是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，他连看都懒得看别的嫔妃了……“独享”皇恩的武则天却远未满足。她一边广施银两拉拢朝中大臣，一边把目光盯上了皇后的宝座……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罢黜王皇后呢？武则天硬着心肠把手扼向了自己亲生女儿的咽喉……

第五章 独霸后宫..... 160

憨厚朴实而又生性懦弱的皇上真是左右为难，这边是武则天软硬兼施着要当皇后，那边是大臣们以“其为先皇才人，有违礼制”为由死抗着……武则天在一旁看出了端倪，她一边暗里培植党羽入朝重任，一边向皇上煽风点火：他们自己迎妻纳妾从不禀奏圣上，而圣上换个皇后，怎么倒要请示臣子了……李治果然拍案而起……

第六章 剪除异己..... 223

王皇后跟萧淑妃死了，长孙无忌也被逐出了朝堂，放眼四野，武则天面前的日子是莺歌燕舞……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武则天心里跟明镜儿似的，皇后的宝绶又怎能平息自己对权力和威严的追寻呢……于是，她开始批阅奏章了，开始帮着皇上打理朝政了……一边的李治乐得合不拢嘴，还庆幸自己有了个秀外慧中的好皇后……

第七章 “垂帘听政”..... 291

武则天那仪态万方的姐姐，情不自禁地向皇上洞开了心扉，谁知也洞开了通向死亡的大门；武则天那鲜活稚气的外甥女情窦初开，悄悄地跃上了皇帝的龙床，从此命归黄泉……可怜皇上坐拥三千佳丽，却形如虚设，不敢临幸……皇上惊悚之中，认定了是他的武媚爱极了自已，哪知武则天爱极了的是那高高在上的龙椅，是那万民敬仰，统御天下的威严……

第八章 逆我者亡..... 331

武则天才智过人，能谋善断，处理起政务来有条不紊，皇上也乐得清闲，索性让她担纲朝政……武则天独揽大权，虽日理万机，却心神快慰。这快慰诱惑着她、吸引着她，激发着她愈加珍重这睥睨天下的权威……太子弘仁恕贤德，皇上喜上眉梢，欲把皇位传给他……几天之后，太子暴亡。武则天心中暗道：不管是谁，忤逆了我把握江山的意愿，死路一条！

第九章 母子相残..... 377

新太子李贤才智过人，文武双全，纵是整日花天酒地，也没能躲过母后犀利的目光，遭贬边陲……新皇帝李显刚坐了一会儿的龙椅又被夺走，母后一纸“休书”，竟“休”掉了大唐的天子……武则天惬意地高坐朝

堂，指点江山，一边的睿宗李旦低眉顺眼，宛如一个摆设……

第十章 私蓄男宠.....460

睿宗李旦从不在朝堂上多言多语，只知道跟嫔妃嬉戏玩乐……武则天独霸朝纲的愿望满足了，可一个念头又开始在她的心头涌动……凝视着他那俊朗的面孔，健壮的体魄，她不由地喜上心头，拍了拍龙床，笑道：来，小宝，上来……

第十一章 赶尽杀绝.....496

武太后最听不得的话就是“逆反”，尤其是李氏的逆反。她巧施小计，创铜匹，大兴密告有赏……一时间，酷吏当道，杀戮连连，李氏皇族血流成河，就连太平公主的驸马也难以幸免……太后愈加感到惟有天下姓武，方能攥牢这大唐的江山。她又一次盯住了金光闪烁的帝王之座……

第十二章 君临天下.....555

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武则天连杀十几位朝中重臣、宰相，一下子把反对她称帝的声音压了下去……她终于坐上了帝王之位，改唐为周，成为了华夏古国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……接踵而来的立嗣倒让她颇为踌躇：是立一武姓的侄子？还是立李姓的儿子？……

第十三章 后宫惊魂.....627

红妆艳抹、亭亭玉立的韦团儿飘然扑进了皇嗣李旦的怀里，李旦温香满怀，却拒之千里。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母皇的又一伎俩……母皇一道圣旨把李旦的二妃招入宫中，迎来的只是缕缕冤魂……他欲哭无泪，自问她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娘……

第十四章 男宠乱政.....709

薛怀义倚仗着女皇这个靠山，狐假虎威，横行四方，太平公主巧做安排，怒斩帐前……女皇的新宠张氏兄弟更加骄蛮，天下纷乱，世风不古……耿介朝臣纷纷上书，恳请女皇诛男宠，正礼法……女皇怜惜地看着二张红润的脸庞，长叹一声……

第十五章 任人评说..... 743

夜深人静，武则天一个激凌儿，从梦中，凉醒……看着二张恶血四溅，看着朝臣、皇嗣目光逼射，年逾八旬的武则天终于颤颤危危地交出了皇权……阖目前，她叮嘱儿子：立碑勿留字，千秋功过，任人评说……

第一章 天生贵胄

盼儿子盼红了眼的武家又生了一个女孩儿，顿时，阖府上下阴云笼罩，哀怨连连……哪承想，这个女孩儿天生贵相，心高志远，想方设法一步迈进了皇宫，迈上了大唐天子李世民的龙床……

世间活计三样苦：打铁、撑船、磨豆腐。当年挑着豆腐担子走街串巷，早起晚归，做辛苦小买卖的武士钁，压根儿也没料到，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自己，如今会官至大唐帝国工部尚书。天命之年又娶上前隋宰相、皇族宗室杨达的女儿。对于武士钁这样的寒门新贵来说，似乎没有什么愁事了，可整日享受平步青云的喜悦。但在血统论大行其道的隋唐时代，武尚书当前最迫切需要的，是让杨氏贵夫人给老武家生一个血统高贵的儿子。

年届四十的杨氏已生有一个女儿，此时又到了怀胎期满、珠玉临盆的时候。武府老少少都知道，最焦急不安的是老爷，这会儿他正背着手，在外厅里来回踱步，不时地叫人探问内堂产床上的情况。虽不是头生，武夫人仍然高一声低一声地呻吟着……

此时虽接近立春，京城长安仍看不到春天的影，大小树木都阴郁着脸站立着。墙角处，花池边，堆着积雪。天空昏黄没有生机，偶而只见一二只灰色的鸟雀弹跳到坚硬的空地上，叽叽喳喳寻觅一番，倏地又飞升而去……已到掌灯时分，天仍黑得早，不知从几时开始，室外已飘起了缕缕雪花，灯光从门窗内照出来，显得更加昏黄和温暖。室内炉火熊熊，下人们轻手轻脚，忙这忙那。院子走道上的雪不时有人去打扫一遍。万事皆备，只等夫人临盆的那一刻。生子生女，深深牵动着尚书老爷的心，也牵动着武府上上下下人的心。

管家武金走过来，低眉顺眼：

“老爷，又变天了，您先用些饭吧，天这么冷，喝点汤好暖暖和身子。”

武士钁摆摆手：

“我暂且还不太饿，等等再说，武金，外面雪下得怎么样？勤打扫着些，免得雪后路滑。”

“是，老爷，我已吩咐下去了。”武金边答着话，边把太师椅挪到火炉边。

“老爷，您坐着说话。年后这场雪下得有点稀奇，下午还是晴天，热得都有人穿着单褂。临黑天又落起雪来。雪片又大又轻，一会儿就盖着了脚印。老爷，常言

道瑞雪兆丰年。咱武家今儿又添丁增口，我觉着是好气象啊！”

武士镬两眼出神地坐在那里，不置可否地嗯了两声，他的心不知道上哪里去了，对武金的话，仿佛听到又没有听到。

这时一个丫环端着托盘，碰开门轻轻走进来。武金接过上面的盖碗端过来：

“老爷，这是银耳大枣汤，我让她们熬得浓浓的，不甜也不淡，您尝尝。”

武士镬喝了半碗就不喝了，他把汤递给武金，摆摆手，武金和丫环有趣地退开了。

武士镬想的很多，心平静不下来，他踱到八仙桌旁拿起《论语》，轻轻地吟诵了起来……

多年的人生历练，从卖豆腐到木材商，以及后来的领兵打仗，出将入相，武士镬每临大事必静气，而读上几段《论语》，已成为他平静心情的最有效的方法。

并州文水(今山西文水)是武士镬的老家。想当年，武家祖祖辈辈好几代，都靠租种人家的田地过活，十分的贫寒。及到了老大武士棱、老二武士逸、老三武士镬这一代人，家境才逐步改观。三兄弟头脑活络，不甘心于现状，种地的种地，做小买卖的做小买卖，一天也闲不住。武士镬专管走村串巷，赶集上店卖豆腐。武家的豆腐做得又白又嫩，深受乡邻的喜爱，销路很畅。再加上老三嘴甜腿勤，精于算计，没过数年，就攒下了不少本钱，后来又和朋友许文宝一块贩点树条木材，南北大集、互通有无。钱多了，买卖也大了，走得更远了。隋朝末年，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，面对国内的种种社会矛盾而不顾。这个著名的败家子整天花天酒地，时常突发奇想，到处大兴土木。木材，这个建筑的主要原材料：需求量大增，武士镬他们瞅准时机，行贿送礼，狠狠地赚了一笔，成了暴发户。于是在乡间建房买地，过起地主财主的日子。但事实上，在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下，到处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，盗贼蜂起，天下不太平，有钱也未必守得住。武士镬用手里的钱，不断地交结仕宦，曾在太原鹰扬府谋得队正的小官，等同如今一名管理百十个兵卒的小连长。虽职微言轻，但好歹也是皇家军官，武家完成了从农民到商人，又成为官人的彻底转运。

但奠定武氏家族名满天下的好运还在后头。隋大业十一年(公元615年)，时任并州河东巡抚大使的唐国公李渊，军务政务繁忙，常奔走于并州、河东两地，连通两地的官道正从文水的武家庄过。善于捕捉人生际遇的武士镬，果断地辞去队正的官职，处心积虑，在家门口的道旁开设茶肆饭店，常有意无意地躬立道旁，拦住李渊的马头，诚心诚意地请唐国公下马歇息一番。武士镬不但免费招待，还不时地从自己马厩里挑上几匹骏马送给唐国公。苦心到底没有白费，第二年，李渊改任太原府留守，武士镬就随之抛家舍业，到太原留守衙门当了一名行军司铠

参军，官至正七品，比起鹰扬府的小队正，无疑又高升一步。

李渊的势力越来越大，被天下人普遍看好。武士镬凭着商人的精明，再一次押对了宝。及至晋阳起兵，武士镬的官阶一步一步地擢升。他曾讨好地对李渊说：“夜曾梦见唐公入西京，骑苍龙升为天子。”及至李渊登基，开大唐朝一代伟业，武士镬以功拜光禄大夫，封太原郡公，以后勤部军需官的身份俨然跻身于十四名太原首义功臣之列，并得到了钦定的免死牌，即使犯了罪，也没有人可以杀他。

武家算彻底转了运，摘掉了几辈子贫穷的帽子。大哥武士镬，随三弟武士逸一起参加太原起兵，被封为宣城县公，官拜司农少卿。二哥武士逸，封安陵县公，官至齐王府户曹。武家一门三公，一跃成为新朝显贵，不乏传奇色彩，成为并州文水老家街头巷尾的话题。

武士镬也是个干事业的人，勤于王事，公而忘私。原配妻子相里氏病危，当时他正随李渊在并：州视察，离家也只是半天的路程，但他仍没有回家，忠诚地守护着皇上。这件事后来被高祖得知，感慨不已，特地诏表这位老部下，提拔为三品工部尚书，封为应国公。

唐高祖意犹未尽，接着操心武爱卿的婚事。三品大员，岂能长期打光棍。打算为他娶一位有贵族血统的老婆，借以提高武氏的社会地位。高祖翻了《氏族志》，向周围的皇亲国戚询问商议，再三斟酌，选中了前隋朝皇族的宗室，曾任过宰相的杨达的女儿。隋亡后，杨达已过世，杨姓的社会地位也大不如从前，但毕竟位列《氏族志》前几名，乃天下名门，血统高贵，正是寒门新贵期待的择偶对象。但美中不足的是杨氏已年过四十，不是二十岁左右的黄花闺女。李渊于是召一见武士镬，将杨氏的情况介绍一番，武士镬连忙跪地磕头谢恩，直觉眼圈潮湿，感动地直想哭，须知杨氏是秦王李世民的妹夫的堂妹妹，娶了她，就是和现今皇室攀上了高亲。

武德三年(公元640年)、由唐高祖李渊亲自作媒，李世民的同母妹妹桂阳公主主婚，四十四岁的武士镬和杨氏结了婚，结婚费用全部由国库支付。通过这场婚姻，武氏血统和：社会地位焕然一新，身上的穷酸味和商人的铜臭味也淡然了许多。武氏完成了从富有到高贵的第三次人生飞跃。

年界四十的杨氏不负期望，结婚不久就怀了孕，枯杨生梯，只可惜头胎是个女儿。杨氏的年龄马上临界妇女的绝育期了，武士镬陡生了一种紧迫感，时不待，须加紧时间，一定让杨氏为武家生一两个高贵血统的儿子来。

及再次怀孕时，杨氏自己以惴惴不安，成天烧香拜佛，祈求贵子。一夕曾依稀梦见一黑龙盘在前窗，首尾相见。俄而，又见天女散花，人言大罗天女来也。说给丈夫听，武士镬也颇觉稀奇，让杨氏不要生张，差人叫一些算卦先生算了几

次，亦言必生贵子。后来武士镬又便衣悄悄地去白马寺摇了一卦，求得一签，上写：君臣具体，朋友同志，市易有利，天地丈夫。内中有“丈夫”两字，武士镬放下了一半心，觉得生儿子的可能性最大。

雪花刚开始还缓缓地飘落，此时却猛烈到狂飞乱舞起来。院子里走道上的雪已来不及打扫，雪花掩藏了一切。雪夜显得莽莽苍苍，格外明亮。武士镬放下《论语》，出去看了看天气，又退回屋内，再一次感觉到沉不住气，他不停地宽慰自己，夫人一定会顺利产下麟儿，想我武三从卖豆腐开始，每到一定的程度总有好的转机，好运气如影随形，每每天遂人愿。杨氏头生已是位千金，今次该是一个儿子了。

“我佛保佑！”武士镬喃喃自语，禁不住冒出一句。继而又猛拍一下脑门，照样考虑周到，怎么就忘了这一件大事。

“武金，上佛堂，设香拜佛。”

武金听了老爷这句话，急忙行动起来，他吩咐下人先去佛堂掌灯准备，又急忙帮老爷穿豹皮大衣，戴上羊皮帽子。忙乱中，自信处事周到的管家武金为没有想到拜佛这一步而深怀内疚。一时间准备停当，武士镬在武金的照料下，一行人挑着灯笼，冒着风雪向后院的佛堂走去。

狂风夹杂着雪花及雪粒直扑人的脸上，几欲让人睁不开眼，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。照路的灯笼被家人小心地护持着，还是不停地晃动。如此雪夜前去拜佛，除让人生出临事抱佛脚的感想外，也让人觉得这也不是拜佛的时辰和天气。

在大唐朝，佛也是至高无上的天神，但在人间的宅院里，往往偏居一隅，武家的佛堂就设在后院的西厢房。进了佛堂，武士镬顾不得脱下皮大衣，甚至连雪花都来不及拍净，就神情肃穆地走上前，跪在垫子上，点上三炷天竺香，并手夹着，连叩三个头，虔诚地求佛保佑，保佑武家生一位聪明英武、安邦定国的好男儿。至少他平安地像他父亲一样，人生仕途顺达，承继父亲的爵位，而后子孙绵延，永享富贵。

武士镬道完了心声，望着庄严的佛像，佛依然丰富饱满，似笑非笑，那么地遥远，又那么地接近，包括了天地万物。武士镬出神地望着，一阵眩晕，他看见佛好像知悉了自己的心愿。这样的感觉一出，武士镬禁不住热泪涌出，心里充满了感激和虔诚。

正在这时，佛堂紧闭的门被人猛然推开，屋里的人一愣，原来是报事的丫环。武士镬顾不得佛爷了，上前一步，抓住踉跄欲倒的丫环：

“怎么样，生了吗？”

“老……老爷生了，生了，大人孩子都平安。”

武金也一把抓住丫环的胳膊，急切地问：“生得可是公子？”

“是……是千金小姐。”

不等武金再追问一遍，武士镬心中的块垒就轰然倒塌，一下子失落了许多，又一下子解脱了许多。他转过身，郑重地向佛作了一个揖。“我佛保佑！”说完，一挥手，带头走出佛堂，一行人匆忙地赶回前院。

武士镬大头棉鞋踢起地上的雪花，踢得老高。他大步流星，嘴里还念叨着：女儿就女儿吧，罢了，人哪有总是一帆风顺的，好事不能都摊到你身上，老天爷虽没遂人愿，但老天爷这一二年从来没有亏待过咱武家，咱绝对不能因为生个女儿，就怨天怨地。

卧室里已忙过了那一阵子，丫环产婆们正在收拾残局，人们进进出出，有条不紊。武士镬走到床前，伸出手轻轻地撩开妻子额前的乱发，杨氏睁开眼，见是老爷，就露出愧疚的笑容。

“老爷，您这个宝贝女儿可太偏了，产婆倒提着她，几巴掌都没拍出哭来。”杨氏轻轻地说着。

武士镬摆了摆手，意思让杨氏少说两句，多歇一会儿，他要静静地看看女儿。这真是皇家一脉，血统高贵，名不虚传。虽说是一位千金，却方额广颐，一脸的福相，仿佛来到人世间就注定永享富贵；一脸的高贵，在千千万万的人群当中，往那儿一站，无形中就显得卓然不群。

“老爷，你喜欢吗？”

武士镬点点头，脸上露出笑容，虽然这笑容中还隐藏着少许的遗憾。

武士镬轻轻地给女儿掖好被子。这时，这位千金却突然睁开眼睛，闪着亮亮的眼仁。她盯了武士镬一下，又把目光散向周围。而后，悠悠地合上了眼皮。

武德八年(公元625年)的清明节来了，这也是小武则天出生满百天的日子。京都长安祥和安宁，青砖铺就的街道上，行走着许多到野外踏青的红男绿女。武府的大门前，家人李三、王中，骑在门旁的大板凳上，一边看门，一边贪婪地看着街上的少女美妇们，嘴里还嘟着牙花：

“哎，王中老哥，今天是咱二小姐的百日诞辰，怎么不见贺喜的亲戚来？”

“三儿，你不知道，当官有当官的难处，有当官的讲究。尤其是咱老爷，为人处世特别稳重，连他过生日，都悄悄地，任谁也不通知。这里面有一说，平日，咱要给大人孩子办生日，不愁来人多，就愁置不好酒席，愁钱不够花的。到咱老爷这份上，正好相反，他愁来的人多嘴杂。俗话说，伴君如伴虎，你大张旗鼓，请客送礼，结交别人，一旦为皇家侦知，必心存忌棉，怕臣下拉帮结伴、图谋不轨。所以说，咱老爷根本就没张扬，只在府内自己摆几桌贺贺。”

“乖乖，这真是当官不自由，自由不当官。还是咱兄弟们逍遥快活。待会儿咱兄弟俩好好喝几杯。”

“行，我酒量也不次于你。哎！三儿，你听听，正南街面上甲喧呼的，还有喝道声，莫不是个大官来了。别不是上咱府上来的，快把板凳撤了，咱立正站好，预备着。”说话间，南横街真的跑过来几十匹骏马，骑手们拥着一位青年将领，一霎时就到了武府门前。这青年将领身着一袭银白色的绣龙丝袍，个头中等，面皮微黑。此人正是秦王李世民，时人谓之为“真太子”。他足智多谋，战功显赫，在天下享有很高的威望。

王中伏地叩头迎候，李三腿快，早飞奔到内院报信去了。

门房也立即被李世民的侍卫所取代，王中头前带路，引李世民大踏步地朝客厅走去。客厅门口，武士镬柱不迭地跑出来迎接。

客厅里酒桌已经摆好三桌，只是还没有上菜，此刻来不及撤走。李世民环顾四周，笑问：“士镬，摆酒设宴请的是谁，莫不是知道我要来，专门请我吧？”

“回秦王，今日乃小女的百日诞辰，家里随便弄几桌便酒，以示庆贺。”说着，武士镬即令家人撤下桌子。

李世民摆摆手说不用了，借书房说说话就走。

书房里，李世民屏退左右，望着武士镬说：

“你听说过扬州赵郡王李孝恭那边有什么事没有？”

“回秦王，我没有这方面的耳闻。”

“据密报，李孝恭依仗自己是扬州大都督，掌握江淮、岭南兵政大权，图谋反叛。皇上命我来，意思想让你去接任扬州大都督，以弹压叛乱，安抚人心。”

“士镬愿以死报答圣上。扬州乃四大都督府之一，地位显赫，事关重大，士镬才力有限啊。”

“派你去，就考虑到你有这方面的能力。皇上已准你有先斩后奏之权，毋论皇亲国戚，稍有不轨，即定斩不饶。”

“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“圣旨明天上午下，你下午即可动身。先不必带家眷，兵贵神速，其他事我都已安排好了，你处理一下家事就行了。”

“士镬即刻去工部尚书衙门，先交待一下公事。”

“工部尚书衙门也不用去了，今天是清明，又是令媛的百日诞辰，好好在家贺贺吧。来，带我去看看令媛。”

说来武家和李世民还有些亲戚关系，不是外人，武士镬便引秦王到了后堂屋。

后堂屋里，一家人正围着小则天祷阍。小则天赤脚在红地毯上躺着，周围堆放着标志她以后人生选择的物品，有胭脂、剪子、书籍、毛笔、勺子和吃的东西等等。小则天的手摸来抓去，把东西搅得乱七八糟，就没有抓上一件，众人一

起哄，有嚷叫拿这个的，有叫拿那个的，场面热闹。李世民也站在边上兴致勃勃地看着，他解下腰上的羊脂天宝玉佩，放在小则天的身后。小则天好像脑后长了眼睛，一下子就转过身来，抓起玉佩，仔细地端详，发出咯咯的笑声。

武士钺忙走上去，掰开小则天的手，把天宝玉佩拿过来，双手捧给李世民，说：

“殿下，孩子小，让您见笑了。”

李世民刚要接过玉佩，小则天不愿意了，小手伸着，眼盯着秦王手中的玉佩，哇哇地哭叫起来……

武士钺忙叫杨氏把孩子抱走。李世民走过去，把玉佩塞到小则天的手中。武士钺也没法阻拦了。

“这个小姑娘有眼光，此乃皇上亲赐的天宝玉佩，我不要了，送给你吧。来，让我抱抱。”李世民伸手接过了小则天。

武士钺和杨氏忙双双跪下，代小则天叩谢秦王李世民。

小则天长得十分耐看，宽宽的额头，微翘的下巴，既美丽又大度。她的眼睛大大的，穿着细绸绣花小夹裤，露出一截雪白、肥嫩、坚实的小腿肚子。

李世民抱着孩子，连声夸赞。小则天也伸出小手，想摸秦王头上的紫金冠。李世民笑着，轻轻地捉住了她不安分的小手。

武士钺首次外放，果然不辜负重托。到任伊始，就有条不紊、行之有效地开展工作。“开辟田畴，予以刑礼，数月之间，歌谣载路”，出色地完成了皇上交给的任务。在朝野和扬州都督府辖区，都赢得了极佳的口碑。贞观元年(公元627年)正月。名将罗艺在涇州反叛，其弟利州都督罗寿坐诛。同年十二月，前任利州都督李考常在长安密谋发动叛乱，事泄被诛，接连两任利州都督从事谋反活动，引起了朝廷对蜀门重镇利州的高度重视，为了剿灭叛乱余党，彻底安抚利州，一纸调令，又把武士钺派到利州。武士钺只得再次承担救火队的角色，和师爷、心腹幕僚一起，携家带口，在沿途地方武装护送下，乘船溯江而上，昼夜兼程，迤逦向利州进发。

越向西行，愈现巴蜀的风情地貌，如果把小桥流水、杨柳依依的江南水乡比作一位秀美温柔的少女，那么西南巴蜀就是一位阅历丰富、敢做敢为的女强人。从小就随父辗转大江南北的小则天，似乎已习惯了旅途生活，车马劳顿，也满不在乎。她在家人的护持下，站在船头，凭栏远眺。眼前雄浑峻秀的川东山水，给她内心带来新鲜的感觉。时至暮春，露水扑面，江风剪衣，她却浑然不顾。这时，爹爹武士钺不知什么时候，也来到了她的后面，父女俩谈起感受来。

“爹爹，为何江南山小水密，又暖和又凉快。可这地方却山奇水秀，风吹人寒。”

“此乃八方之地，四时之景不同也，我煌煌中华，幅员辽阔，比这稀奇新鲜的地方多得是。孩子，咱为皇家奔波，让你和你妈妈受苦了，可也让你长了不少见识啊。”

“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民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土’。爹爹，当皇上可是气派到家了，想管谁就管谁，让咱上哪咱上哪。只是‘皇上轮流做，何日到我家’。”

武士钁只得笑笑拍了拍小则天的头。远处，深褐色的山顶隐隐现现地藏白云之中。大江两边，礁岩盘龙伏虎，水流激成旋涡，勾连相套。但见前面突出的一块山石上，一赤身跣足的僧人，遍体皆缠藤萝，手指着官船，放声而歌：

棕鞋空岩上，盘坐入定身，

舟揖无所依，一破开天门。

大罗女识面，才貌胜戈予，

转世再登极，千古唯一人。

歌声遥远飘渺，歌词真切入耳，引得一船人驻足观看。小则天指着僧人问父亲：

“他唱的词让人似懂非懂，这个地方杳无人烟，不知他带来是好运还是坏运，他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？”

“大千世界，气象万千，世上没有绝对的好和坏。物华天宝，各有所秉，此僧人物稀奇，言辞微妙，是难得一见的人物，他活在他的境界里，和咱们的运气没有关联。”

“爹爹，那僧人转眼又不见了。”小则天急切地用眼睛去寻找，如醉如痴，所有的心绪仿佛都随那僧人而去，一路上再也不吭声。到了晚上，不知是江风罡寒还是别的，小则天发起高烧，嘴里喃喃自语，说开了胡话，武士钁急令随船医生诊治，想起白天老僧唱歌的一幕，不放心，又让乳母用土法子给小则天叫魂追魄。

小小年龄的小则天不但美丽可爱，善解人意，言语上也常高人一筹，不安于做一个寻常女子，有一种女孩少有的雄风豪气。到利州不久，杨氏又生了一个女儿，年龄再也不饶人，所谓杨氏“必生贵子”的卦言已彻底失算。武士钁对晚年得贵子也不再抱有希望。他把全部的爱和希望都寄托在小则天身上。请利州城卓有名望的塾师张广芝，为小则天讲授诗、书、礼、乐等儒家经典。张塾师满腹经纶，文章价重，只是小则天有些不好教，她对之乎者也的八股范文不大感兴趣，只偏好《史记》、前朝上古的英雄人物的事迹。一天，张塾师又讲授《列女传》，这也是张先生安排的重点课程之一。讲着讲着，小则天把书本一合，责问起塾师来：

“我不学烈女，烈女短命，她们所谓的重义轻生、忠于操守，说起来生命轰轰烈烈，万人传诵，实究起来，却一名不文。只落个貌似供人瞻仰、实则误人误己的空壳子。”

张广芝老先生一听很生气，拿起镇纸石往桌上一拍，气哼哼地说：

“小小的年龄，身为女儿，何出此言？难道历代推崇的都错了？大学问家不如你这个小学生？”

“先生，您不要生气嘛，学生也是有感而发。”小则天见张先生生气，忙过去倒上一杯热茶，端过去，拿小手轻轻地给张先生捶背。张先生气再大，也挡不住小弟子这一番温柔。小则天也继续有感而发：“您平时教我要做忠臣义士，然而我观当今天下的人物却都难以符合您的标准。如您老先生，满腹经纶，德艺双馨，却清贫得很，钱、权等人间的好事大都沾不上。而我父亲，学问不如您，有些字还不认识，却统治一方。我看这个世界，拼命学做好人却难以有好处来享受。”

张塾师看着小则天，说：

“孩子，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可大都督重金聘我来给你授课，我可不能教你学做坏人吧。”

“先生，您放心，我也不做坏人，我只是不愿去做无实际意义的好人。”

小则天学习之余，每逢都督爹爹出巡，她总要闹着一起去，她似乎对大都督的威武仪仗颇感兴趣，或高高地骑在马上，或深藏在轿中，看着地方官员恭恭敬敬地迎来送往，十分自得。武士镬也不把小则天当女儿看待，平时也不给小则天着女装，而是把她打扮成一个小小子。还断不了地讲一些政坛上的事给女儿听，满足小则天诸如此类的好奇心。

贞观六年(公元633年)武士镬改任荆州都督时，小则天不得不再次离开童年玩耍的伙伴，离开熟悉的环境，随父亲转赴他乡。她好不高兴，在离开利州去广元寺烧香时，小则天望着庄严的佛像，问父亲：

“爹爹，是佛大还是皇上大？”

“佛是众神之首，皇上是入主，自然是佛大，连皇上都要敬仰的。”

“为什么佛总是佛，而皇上却换来换去，姓刘的换成姓杨的、姓杨的又换姓李的。我姥爷家也曾是皇族。”

“孩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传出去要杀头的，对我们来说，李家皇上是惟一的。况且我们武家沐浴皇恩，要不是太上皇高祖爷，咱们还在文水乡间辛辛苦苦地做小买卖呐。”

小则天点点头，她聪慧的大眼睛仿佛明白了父亲的话，又仿佛有许许多多不解。

“爹爹，当大都督是很威风，那么多的人听你的话，那么多的人听您派遣。可您还要听皇上的话，这不，一张圣旨，又要去遥远的荆州，我真不想走。爹爹，我要跟您学怎样做大都督。”“孩子，你志向高远啊，只可惜是个女儿身。可爹爹会教给你怎样处理政务的。但你要记住，韬略养晦，才是大境界，见人不要轻易的言及心事啊。”

阳春三月，风和日丽，小草莹莹。在通往荆州的官道上，行走着一辆骡车。除了一个赶车的车夫和一个僮仆外，还有一位身着青色长褂的男子，他约莫四十来岁，身材不高，容颜黑润，一双小眼睛扑朔迷离，一虎口长的胡须飘如燕尾。他有时在骡车上坐着躺着，看田园农事，云卷云舒；有时下车步行，拂花弄草，吟诗咏唱，端端是怡然自得。这时，从南至北飞来一人字雁阵，叫声清亮激越。该男子仰脸观望，若有所思，遂口占一诗：

谁与天地齐，
得向丹青书？
隅有雁阵过，
敢笑我不识。

这人如此潇洒自由，消闲娱情，不带一丝一点人生烦恼事。他就是人称通晓天机未来、看破天下、名闻中外的大星相家袁天纲(袁天罡)。天纲祖籍四川成都，尝自谓相术胜于汉之严君平，著有《九天元女六壬课》一卷。相传李淳风与袁天纲共作图谶，预言历代变革之事，至六十四图，袁推李背止之，世人传之为《推背图》。

“先生，前面是曹村街，快到荆州地界了，咱们歇歇脚吧。人吃些饭，喝些水，骡子也松松肚带，加些草料。”赶车的车夫等袁先生把诗吟完，乘着他的余兴，请求休息。

“好啊，赶路歇脚，劳逸结合，张弛两得。曹村街可有你相熟的车店饭馆？”袁天纲边走边问。

“有，有。街东头有家刘家大车馆，老字号，环境、饭菜都不错。俺这些跑车拉脚的，都在那歇息。”

“有上房吗？单人单间的。”僮仆问。

“有，古雅得很。不过俺没住过，只是打门口走过。”车夫扬鞭催骡，嘴里喝着牲口，边回答僮仆的问话。

三个人说着，走着，临近曹村，只见街口站有十几匹骏马和数名官军。

“前面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有盘查的。”

袁天纲拍拍马车夫的肩，催促道：